

中央红军从这里走出

走进浏阳市永和镇菊香村，一座始建于清嘉庆八年的湘东老宅——李家大屋静静矗立。青砖黛瓦间，“中央红军从这里走出”9个大字扑面而来。1930年8月23日，就是在这座寻常院落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宣告成立，一支改变中国命运的雄师，从此踏上征程。

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夏天。中共中央领导人李立三主观地认为革命高潮已经来临，命令各路红军攻打长沙、南昌、武汉等大城市。7月27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一举攻占长沙，但很快遭到何键重兵反扑，于8月5日主动撤出，向平江、浏阳方向转移。

危急关头，正在攻打南昌的毛泽东、朱德闻此讯息，立即率红一军团驰援。8月20日，红一军团在浏阳文家市全歼追击红三军团的敌军戴斗垣旅，取得文家市大捷。这一仗，不仅挫了敌人锐气，更为两大军团的胜利会师扫清了道路。

8月22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来到永和镇。次日，驻守平浏边境的红三军团闻讯赶来。两支历经战火淬炼的部队，在李家大屋胜利会师。会师大会前，两大军团召开前委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总政委，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政委。红一方面军下辖两个军团，8个军，兵力近4万人，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

会师当天，数千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毛泽东身披斗笠、脚穿草鞋，站在一块黄色大卵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此时，这支队伍已发展成拥有数万精兵勇将的雄师，后来被人们称为“朱毛红军”“中央红军”。

红一方面军的成立，不仅仅是人数的增加，更标志着红军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为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支英雄的部队，既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湘南起义精神的传承者，也是长征精神的主要培育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从浏阳永和走出的这支军队，凭着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完成了长征，打败了日伪军，解放了全中国，在战争中不断成长壮大。1955年授衔的时候，从这支部队中，走出了朱德、彭德怀等8位元帅和众多的开国将军。

今天，李家大屋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央红军从这里走出”——这9个大字，不仅铭刻在一座老宅的墙上，更铭刻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中。回望1930年那个夏日的永和会师，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支军队的诞生，更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一座永远矗立的丰碑。（作者单位：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

**庆祝建党105周年
伟大历程伟大成就·长沙印记**

龙洲芦坡多想，荡一叶小舟，奔向你紧紧地，把你偎依守护着你，永恒的恋人在这片风景如画的绿洲繁衍生息

多少回走过宽实的江堤你恭默守静，像一只倒扣的玉碟梧住洞庭宫晨钟暮鼓，功劳二字缄口不提闲看洪波涌起，静观斗转星移

多少个蓝色夏晚，团坐茵茵绿堤夜幕下，三弦泓大桥琴弦响起一曲《长河吟》徐徐奏响年轻的心啊，泛起阵阵涟漪

多少次风来雨去你马尔代夫般的风光真叫人着迷霞光漫天，往来舟楫，鱼翔浅底渔樵江渚，满满的烟火气

如今，下游的蔡家洲大堤巍然耸立江湖树木葱茏，江水丰盈澄碧小时候栽的柿子树也长成了好几米红红的圆果挂满枝头，个个甜如蜜

美丽长沙 洲岛风华

同城通 分类信息

生活资讯全搜索 为您服务全天候

电话:0731-82205305
QQ:800083498
微信:长沙同城通

广告类:60元/行 资讯类:50元/行 正文13字/行
标题限9字以内(占2行) 套红加收20% 套彩加收30%

刊登资讯不出门 手机平台服务您

公告声明

遗失声明

湖南诚易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1枚，声明作废。

●祝敏遗失 4307241995110242 24号二代居民身份证，声明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流行概念服饰店(注册号:4301033010883)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声明作废。

下列证件声明作废

●李预钱遗失湖南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收款收据一张，金额:5万元，编号:00264515，声明作废。
●朱满红遗失 43010319650407 2094号二代居民身份证，遗失社保卡号为015515810的银行卡(6214466731060680913)，声明作废。

周末去沙坪湘绣小镇，拜访一位在长沙呆了三十年的画家。

他是70后，山东烟台人，外号“大王”。他开玩笑说，年轻时因为一句“湘女多情”来到长沙发展。开过画室，做过美术培训，他的油画作品在沿海城市有好的销量。可他长期居住和创作的地方，始终在长沙。

辣椒炒肉 文爽英

我问他，为什么放弃大学美术老师的工作，来到长沙。他永远就是那句笑話：“年轻时以为湘女，一定是美丽苗条温柔多情的。来长沙想找一个湘女当老婆。结果呢！湘女当然是有温柔多情的一面，确实很漂亮，皮肤很白，可是认真恋爱起来，都有点‘性格’，像红艳艳张牙舞爪的小龙虾。”据说大王和某位湘女谈过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没有走到最后。虽然他和湘女的缘分没有修成正果，但他和长沙的缘分却很深。

“除了吃不到烟台那种有点硬，有韧劲的馒头。其他都好。”大王吐槽，长沙的馒头好软，吃下去没有嚼劲。他觉得还是山东馒头好吃，最好配点大葱和大蒜籽。难怪他的功夫茶桌旁边，放着一袋馒头，和几根大葱。晚上画画饿了，就吃点馒头。我猜想，他一定觉得长沙菜太辣了，不是很喜欢，所以吃上面尽量简单。

晚饭时，我们几个人一起去大王喜欢的饭店。他没有看菜单，一落座就对服务员说了句：“辣椒炒肉！”服务员边写边笑，大王的普通话绝对不是湖南口音，一听就是北方腔调。我有些吃惊地说：“你不怕辣吗？”大王只是笑笑不说话。另一位朋友回答：“他早就习惯吃长沙菜了，最喜欢吃辣椒炒肉！每来必点！”

大王神情庄重地说：“我已经是长沙人，哪能不吃辣椒。”果然，辣椒炒肉第一个端上来，大王就立刻盛饭，快速大口吃起来。还把辣椒炒肉的汤汁倒在饭里面拌了几下，说：“吃辣椒炒肉必定要汤汁拌饭，这才是灵魂。”就这样，

他已经吃下一碗饭。其他的菜慢慢上来，他就悠闲地偶尔吃一口。等到我开始吃饭的时候，他就在旁边“上”美术课，说赵无极和蒙德里安，以及现在黄河画家徐惠君。好像他来吃饭，只需要一碗辣椒炒肉拌饭就已经满足。剩下就是聊天时间。

为了表达语言上也要融入长沙，他把长沙认识的男性朋友名字后面都加了个“鳖”字，以示亲热，比如“芝鳖”“刚鳖”“峰鳖”。长沙朋友亲切称他为“大王鳖”的时候，他脸上泛起一种很“长沙”的神态，交杯换盏时，还真有老口子的那种味。

大王身材高大，五官立体，不胖不瘦，穿着深蓝T恤和藏青色长裤，头戴藏青色棒球帽，穿着打扮很少年感。他现在是沙坪湘绣博物馆的艺术总监，主持将国画油画表现方式融入湘绣的课题。可他看上去还是那个二十几岁闯长沙的青年，风华正茂，一腔热血。有些人真的经得起岁月流逝，即便经历各种境遇，有过起伏和低谷，还是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保持年轻的状态和对于艺术的热忱。

近年来他开始研究历史，每天花几个小时看书，自称“老愤青”，还经常写小文章在网上跟各路人马论战。他跟人讨论历史时，有理有据，极度认真且慷慨激昂的模样，确实有趣，也令人敬佩。仿佛他是一个被画画耽误的民间历史学者。

他还喜欢说的就是，70后小时候就很皮实，父母骂了打了，照样在外面滚一身泥水回来。性格都很坚强。他说：“哪个有时间去细想，去难过。和伙伴们打闹一阵，什么事都忘了。该吃吃，该睡睡。长大以后也是这样，遇见再大的事，逢山过山，逢水过水。现在不也活得好好的吗！最要紧的是有真正热爱并且坚持的事。”

因为“湘女多情”四个字而来到长沙的大王，有种北方人的爽直真诚和可爱。现在的他，已经是没有长沙户口长沙人，比某些长沙出生的人、有长沙户口的人，都住得更久。他已经习惯长沙的天气，听得懂长沙话，跟长沙人做朋友。他在长沙画的画，卖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国外。最重要的是，他已经养出了一个标准长沙胃，喜欢辣椒炒肉。

青春散场，依然是难忘那抹温柔

木机子

嘉湖的春波里，我们沉醉在红杉道上的秋阳中。碧波荡漾，荷花映日，我们青春洋溢，美不胜收；我还记得，去过你深夜才开始工作的编辑部。伏案工作的你，沉静，美好，优雅，知性。不时与同事交流探讨，偶尔抬头看看我，微微一笑……

后来，你成家了，夫婿温润开朗，有担当；后来，你生娃了，孩子聪明伶俐，可人心。你美丽、善良、善解人意，阖家欢睦。

见证着你的幸福美满，分享着你的美好时光，我由衷为你高兴。

白驹过隙，一晃至中年。人过半百，世事纷扰，我们聚少离多，甚至经年不曾见面。我们安好在各自的角落，相守在这个陌生而后日渐熟悉习惯的城市，不常见面，偶尔的电话、信息、微信是我们的常态。但，那份牵挂始终萦绕，那份温暖始终珍藏，那段青春岁月不曾忘记，那段往日时光时刻铭记。

再见面时，你眉清目秀，端庄清丽，静静的，温和地看着芸芸众生。心痛疼惜瞬息弥漫身心，终究泪崩。怎么样?! 怎能这样?! 你还这么年轻!!

你依然是那样的温柔美丽，一如当年初逢时。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朋友王志云女士。

青春散场，依然是难忘那抹温柔

木机子

嘉湖的春波里，我们沉醉在红杉道上的秋阳中。碧波荡漾，荷花映日，我们青春洋溢，美不胜收；我还记得，去过你深夜才开始工作的编辑部。伏案工作的你，沉静，美好，优雅，知性。不时与同事交流探讨，偶尔抬头看看我，微微一笑……

后来，你成家了，夫婿温润开朗，有担当；后来，你生娃了，孩子聪明伶俐，可人心。你美丽、善良、善解人意，阖家欢睦。

见证着你的幸福美满，分享着你的美好时光，我由衷为你高兴。

白驹过隙，一晃至中年。人过半百，世事纷扰，我们聚少离多，甚至经年不曾见面。我们安好在各自的角落，相守在这个陌生而后日渐熟悉习惯的城市，不常见面，偶尔的电话、信息、微信是我们的常态。但，那份牵挂始终萦绕，那份温暖始终珍藏，那段青春岁月不曾忘记，那段往日时光时刻铭记。

再见面时，你眉清目秀，端庄清丽，静静的，温和地看着芸芸众生。心痛疼惜瞬息弥漫身心，终究泪崩。怎么样?! 怎能这样?! 你还这么年轻!!

你依然是那样的温柔美丽，一如当年初逢时。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朋友王志云女士。

青春散场，依然是难忘那抹温柔

木机子

嘉湖的春波里，我们沉醉在红杉道上的秋阳中。碧波荡漾，荷花映日，我们青春洋溢，美不胜收；我还记得，去过你深夜才开始工作的编辑部。伏案工作的你，沉静，美好，优雅，知性。不时与同事交流探讨，偶尔抬头看看我，微微一笑……

后来，你成家了，夫婿温润开朗，有担当；后来，你生娃了，孩子聪明伶俐，可人心。你美丽、善良、善解人意，阖家欢睦。

见证着你的幸福美满，分享着你的美好时光，我由衷为你高兴。

白驹过隙，一晃至中年。人过半百，世事纷扰，我们聚少离多，甚至经年不曾见面。我们安好在各自的角落，相守在这个陌生而后日渐熟悉习惯的城市，不常见面，偶尔的电话、信息、微信是我们的常态。但，那份牵挂始终萦绕，那份温暖始终珍藏，那段青春岁月不曾忘记，那段往日时光时刻铭记。

再见面时，你眉清目秀，端庄清丽，静静的，温和地看着芸芸众生。心痛疼惜瞬息弥漫身心，终究泪崩。怎么样?! 怎能这样?! 你还这么年轻!!

你依然是那样的温柔美丽，一如当年初逢时。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朋友王志云女士。

青春散场，依然是难忘那抹温柔

木机子

嘉湖的春波里，我们沉醉在红杉道上的秋阳中。碧波荡漾，荷花映日，我们青春洋溢，美不胜收；我还记得，去过你深夜才开始工作的编辑部。伏案工作的你，沉静，美好，优雅，知性。不时与同事交流探讨，偶尔抬头看看我，微微一笑……

后来，你成家了，夫婿温润开朗，有担当；后来，你生娃了，孩子聪明伶俐，可人心。你美丽、善良、善解人意，阖家欢睦。

见证着你的幸福美满，分享着你的美好时光，我由衷为你高兴。

白驹过隙，一晃至中年。人过半百，世事纷扰，我们聚少离多，甚至经年不曾见面。我们安好在各自的角落，相守在这个陌生而后日渐熟悉习惯的城市，不常见面，偶尔的电话、信息、微信是我们的常态。但，那份牵挂始终萦绕，那份温暖始终珍藏，那段青春岁月不曾忘记，那段往日时光时刻铭记。

再见面时，你眉清目秀，端庄清丽，静静的，温和地看着芸芸众生。心痛疼惜瞬息弥漫身心，终究泪崩。怎么样?! 怎能这样?! 你还这么年轻!!

你依然是那样的温柔美丽，一如当年初逢时。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朋友王志云女士。

青春散场，依然是难忘那抹温柔

木机子

嘉湖的春波里，我们沉醉在红杉道上的秋阳中。碧波荡漾，荷花映日，我们青春洋溢，美不胜收；我还记得，去过你深夜才开始工作的编辑部。伏案工作的你，沉静，美好，优雅，知性。不时与同事交流探讨，偶尔抬头看看我，微微一笑……

后来，你成家了，夫婿温润开朗，有担当；后来，你生娃了，孩子聪明伶俐，可人心。你美丽、善良、善解人意，阖家欢睦。

见证着你的幸福美满，分享着你的美好时光，我由衷为你高兴。

白驹过隙，一晃至中年。人过半百，世事纷扰，我们聚少离多，甚至经年不曾见面。我们安好在各自的角落，相守在这个陌生而后日渐熟悉习惯的城市，不常见面，偶尔的电话、信息、微信是我们的常态。但，那份牵挂始终萦绕，那份温暖始终珍藏，那段青春岁月不曾忘记，那段往日时光时刻铭记。

再见面时，你眉清目秀，端庄清丽，静静的，温和地看着芸芸众生。心痛疼惜瞬息弥漫身心，终究泪崩。怎么样?! 怎能这样?! 你还这么年轻!!

你依然是那样的温柔美丽，一如当年初逢时。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朋友王志云女士。



杨杉供图

学游泳 肖稳定

感谢我妈，培养了我，以及我对水下的恐惧，用一根晾衣服的竹筒，追赶着两只想戏水的“小鸭子”上岸。

我相信她是善意的，但肯定是不正确的。因为害怕失去，便不让我们拥抱？从此我便深深爱上了对水的向往，我希望亲近它，我真诚地赞美它。当我越来越憧憬拥抱它的那种自由，我内心的障碍也越发深厚。

就这样，由对水的矛盾情感开始，我渐渐变成一个缺乏行动勇气的人，几乎体现在人生中其他的所有方面。

想到我已经五十岁了，我便惶恐。我惶恐不是因为害怕衰老和死亡——那种失去意识之后的无际的黑暗，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可怕，我更多的是不甘抱着太多的遗憾老去，然后离开——太多想做而没有去做的事。

在水中自由地畅游，便是其中的一桩。

我已经没有旺盛的生命可供挥霍，也没有充沛的精力可以去执着。是时候开始行动了，于是我约了教练，交了钱，去学游泳。

今天是第一次课，因为坐在沙发上睡着，我错过了预定的时间，推迟到下午六点钟。当我换上装束走近泳池，人不少，风不小，身体不由自主打了个战栗。

我蹲在大腿深的水里，双手扶着泳池壁，我拥有五千毫升的肺活量，懂许多游泳方面的知识，听着年轻教练习惯性的鼓励——就是没办法把头埋到水里去。

教练说，你的手怎么在发抖。我说，没有啊，我只是有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自小养成的。那时候我并不畏惧把头埋进水里扑腾，却被母亲小心翼翼的竹篙制止；现在没人再制止我，除了惯性的对未知的恐惧。

人越来越多，风浪也越来越大，

泳池上临时拉盖的红白条纹的塑料布被风扬起，鼓荡，哗啦啦飘向空中，像是一面不甘被束缚的旗帜。一位着黑衫泳裙的中年女子就站在泳池边上，离我不到两米，与我构成四十五度斜角。

我突然想到二十岁时，在湖师大504寝室的窗前，三个室友看着外面川流不息的女生，像选美比赛的观众一样……

我一个猛子扎了下去，一秒，也许两秒……一次，又一次……莫名的恐惧在消退，如同日渐稀薄的臭氧层，或者口腔黏膜。

我想从池水中爬上岸的冲动消失了，教练小丁眼中的担忧也消失了。之前他说，如果你要放弃，便趁早。

这个世界，要找到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很难。大多数时候，在别人眼里，除了身外之物，我们根本毫无意义——除了那个真正爱你的人。

如果你正享受着真爱，请珍惜吧！当你明白欲望并不是爱的时候，你的生命也行将走到尽头；有些人已经走到了尽头，却并不一定领会到这个道理。

你喜欢它的柔软，它却让你窒息；你爱上它的清澈，它却让你感受黑暗；你享受它的凉爽，它却让你浑身乏力……

敢情这世间，根本就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明白了这些道理，当你再经历那些失望、忧愁、痛苦与折磨，你就不会再耿耿于怀、念念不忘了。

古人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以为然也！

一个小时下来，我信心十足——憋一口气可以潜游十来米远，厉害吧，游泳原来并不难！我心满意足地上了岸，转身走出游泳池，把一池蓝汪汪的水抛在了身后。

皮肤起皱，正好利用外面的烈日烫平。一路上，扑面而来的热风，不再激起汗珠。

第二天我如约又去上课，却经受了意想不到的打击。

我光能憋气在水下潜游，露头出水的那一刻，总感觉太短，来不及顺畅地换气。有了第一天的经验，我不慌不忙，而是一次接一次地练习，逐渐摸到了诀窍，技能也开始熟练起来。

如今的我，虽不常游泳，但这段我引以为豪的经历，却从此给我的生活开了一扇新的门。

让风扇慢下来（外一首） 胡剑英

空调累出了汗。电风扇不会表示：白天夜晚不停地跑，也跑不出盛夏。我想让它，慢下来，慢下来，甚至叫停一会儿。看扇页如花绽放。我想让我和风扇都慢下来。我找到老蒲扇，拍拍身上尘土，招来清风、明月。

湖边 立秋后，长沙细雨蒙蒙，湖边只有空寂的石椅和偶尔掉落的树叶。树叶其实是秋风扔下的鱼饵，但湖中却没有一只幸运的锦鲤朝我跃起。

二块钱的幸福 张凡

乌黑亮亮的柏油马路，正好在刘嫂的家门前绸带似的飘过。

太阳刚刚在山尖露出半个笑脸，一辆电动公交车，在刘嫂车场前缓缓停下。她一手提着一只杀好了的大母鸡，一手提着一大袋刚从菜园里摘下的蔬菜，兴冲冲地踏进车门，随手把两块钱塞进驾驶室那个票箱里，找了个座位安顿下来。刘嫂正在系安全带，邻座的王嫂笑盈盈地向她招呼道：“又送好吃的给你那浏阳城里的大媳妇啰！”“是的呢，怀孕五个月了，每星期得去一次。现在坐车方便，两块钱，一溜就到了。”“是啊，我也每星期要去一次。现在的人金贵啊！”王嫂话音刚落，她后面的老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既然金贵，就每天去一次呗！以前去一次要二十多块钱，现在只要两块钱，几多咯好啊！”

车到虎坊街上时，上来几个老人家，他们举起身份证，纷纷往驾驶室前的智能识别器上一刷。张大爷笑眯眯地说：“真搭帮个好政府啊，坐到浏阳一分钱都不要了。”另一个李大爷抢住他的话尾道：“你想去长沙，也不收你一分钟呢，去嘛？我今天就是先到浏阳，再去长沙，到橘子洲看看！”车子转了几道弯就到了张坊集镇，又上来五个人。司机站起身往后面望了一眼，说：“只有四个座位了，安全第一，下去一个吧！”那个下去的中年人爽快回答道：“下去就下去，不到半点钟就有车呢！”

二块钱的幸福 张凡

乌黑亮亮的柏油马路，正好在刘嫂的家门前绸带似的飘过。

太阳刚刚在山尖露出半个笑脸，一辆电动公交车，在刘嫂车场前缓缓停下。她一手提着一只杀好了的大母鸡，一手提着一大袋刚从菜园里摘下的蔬菜，兴冲冲地踏进车门，随手把两块钱塞进驾驶室那个票箱里，找了个座位安顿下来。刘嫂正在系安全带，邻座的王嫂笑盈盈地向她招呼道：“又送好吃的给你那浏阳城里的大媳妇啰！”“是的呢，怀孕五个月了，每星期得去一次。现在坐车方便，两块钱，一溜就到了。”“是啊，我也每星期要去一次。现在的人金贵啊！”王嫂话音刚落，她后面的老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既然金贵，就每天去一次呗！以前去一次要二十多块钱，现在只要两块钱，几多咯好啊！”

车到虎坊街上时，上来几个老人家，他们举起身份证，纷纷往驾驶室前的智能识别器上一刷。张大爷笑眯眯地说：“真搭帮个好政府啊，坐到浏阳一分钱都不要了。”另一个李大爷抢住他的话尾道：“你想去长沙，也不收你一分钟呢，去嘛？我今天就是先到浏阳，再去长沙，到橘子洲看看！”车子转了几道弯就到了张坊集镇，又上来五个人。司机站起身往后面望了一眼，说：“只有四个座位了，安全第一，下去一个吧！”那个下去的中年人爽快回答道：“下去就下去，不到半点钟就有车呢！”

二块钱的幸福 张凡

乌黑亮亮的柏油马路，正好在刘嫂的家门前绸带似的飘过。

太阳刚刚在山尖露出半个笑脸，一辆电动公交车，在刘嫂车场前缓缓停下。她一手提着一只杀好了的大母鸡，一手提着一大袋刚从菜园里摘下的蔬菜，兴冲冲地踏进车门，随手把两块钱塞进驾驶室那个票箱里，找了个座位安顿下来。刘嫂正在系安全带，邻座的王嫂笑盈盈地向她招呼道：“又送好吃的给你那浏阳城里的大媳妇啰！”“是的呢，怀孕五个月了，每星期得去一次。现在坐车方便，两块钱，一溜就到了。”“是啊，我也每星期要去一次。现在的人金贵啊！”王嫂话音刚落，她后面的老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既然金贵，就每天去一次呗！以前去一次要二十多块钱，现在只要两块钱，几多咯好啊！”

车到虎坊街上时，上来几个老人家，他们举起身份证，纷纷往驾驶室前的智能识别器上一刷。张大爷笑眯眯地说：“真搭帮个好政府啊，坐到浏阳一分钱都不要了。”另一个李大爷抢住他的话尾道：“你想去长沙，也不收你一分钟呢，去嘛？我今天就是先到浏阳，再去长沙，到橘子洲看看！”车子转了几道弯就到了张坊集镇，又上来五个人。司机站起身往后面望了一眼，说：“只有四个座位了，安全第一，下去一个吧！”那个下去的中年人爽快回答道：“下去就下去，不到半点钟就有车呢！”

二块钱的幸福 张凡

乌黑亮亮的柏油马路，正好在刘嫂的家门前绸带似的飘过。

太阳刚刚在山尖露出半个笑脸，一辆电动公交车，在刘嫂车场前缓缓停下。她一手提着一只杀好了的大母鸡，一手提着一大袋刚从菜园里摘下的蔬菜，兴冲冲地踏进车门，随手把两块钱塞进驾驶室那个票箱里，找了个座位安顿下来。刘嫂正在系安全带，邻座的王嫂笑盈盈地向她招呼道：“又送好吃的给你那浏阳城里的大媳妇啰！”“是的呢，怀孕五个月了，每星期得去一次。现在坐车方便，两块钱，一溜就到了。”“是啊，我也每星期要去一次。现在的人金贵啊！”王嫂话音刚落，她后面的老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既然金贵，就每天去一次呗！以前去一次要二十多块钱，现在只要两块钱，几多咯好啊！”

车到虎坊街上时，上来几个老人家，他们举起身份证，纷纷往驾驶室前的智能识别器上一刷。张大爷笑眯眯地说：“真搭帮个好政府啊，坐到浏阳一分钱都不要了。”另一个李大爷抢住他的话尾道：“你想去长沙，也不收你一分钟呢，去嘛？我今天就是先到浏阳，再去长沙，到橘子洲看看！”车子转了几道弯就到了张坊集镇，又上来五个人。司机站起身往后面望了一眼，说：“只有四个座位了，安全第一，下去一个吧！”那个下去的中年人爽快回答道：“下去就下去，不到半点钟就有车呢！”

二块钱的幸福 张凡

乌黑亮亮的柏油马路，正好在刘嫂的家门前绸带似的飘过。

太阳刚刚在山尖露出半个笑脸，一辆电动公交车，在刘嫂车场前缓缓停下。她一手提着一只杀好了的大母鸡，一手提着一大袋刚从菜园里摘下的蔬菜，兴冲冲地踏进车门，随手把两块钱塞进驾驶室那个票箱里，找了个座位安顿下来。刘嫂正在系安全带，邻座的王嫂笑盈盈地向她招呼道：“又送好吃的给你那浏阳城里的大媳妇啰！”“是的呢，怀孕五个月了，每星期得去一次。现在坐车方便，两块钱，一溜就到了。”“是啊，我也每星期要去一次。现在的人金贵啊！”王嫂话音刚落，她后面的老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既然金贵，就每天去一次呗！以前去一次要二十多块钱，现在只要两块钱，几多咯好啊！”

车到虎坊街上时，上来几个老人家，他们举起身份证，纷纷往驾驶室前的智能识别器上一刷。张大爷笑眯眯地说：“真搭帮个好政府啊，坐到浏阳一分钱都不要了。”另一个李大爷抢住他的话尾道：“你想去长沙，也不收你一分钟呢，去嘛？我今天就是先到浏阳，再去长沙，到橘子洲看看！”车子转了几道弯就到了张坊集镇，又上来五个人。司机站起身往后面望了一眼，说：“只有四个座位了，安全第一，下去一个吧！”那个下去的中年人爽快回答道：“下去就下去，不到半点钟就有车呢！”

8版

长沙晚报

2026年8月18日 星期二

龙虾君，愿你安好 唐利华

直到今天，我依然会想起那一抹鲜亮暗红和那对高高举起的鳌钳。我时常琢磨，那个闷热午后，究竟是我闯入了我的视线，还是我误入了它的世界。

孩子学习羽毛球的球馆，在城的西南角，为了便捷，我总是走工业园区的那条道。几排整齐的厂房散落在道路的两侧，机器低沉的轰鸣裹挟着来往不多车辆，荒凉又嘈杂。因道路上时常有零星的玻璃碎片，我总是小心翼翼地驶过。那个闷热的午后，一抹鲜亮暗红猛地闯入视线，我轻轻踩下刹车，就这样遇见了龙虾君。

它大摇大摆地，英勇无畏地爬行在路面上，不时竖起大鳌以示它的强大。钳子紧绷张开，气势汹汹地挡在身前，如同身披铠甲、独自御敌的武士。它微微弓起脊背，凸起的小眼睛警惕地扫视来往车辆，周身透出一股硬撑出来的凛然气场。小小的身躯拼尽全力摆出威严姿态，仿佛仅凭两只坚硬鳌钳，就能隔绝世间所有风雨。

看着它倔强逞强的模样，我笑了笑。不大的工业园区都是冰冷的建筑和来往的车辆，沉闷而又单调。这只走在宽阔坚硬水泥路面的小龙虾，没有怯懦蜷缩、仓皇逃窜，反而挺直身子高举鳌钳，故作凶悍伪装强大。它笨拙又认真硬撑的模样，像涉世未深的孩童，明明深陷险境、内心满是惶恐，却执意扛着一身傲骨，不肯低头示弱。这份纯粹执拗的生命力，在荒芜冰冷的工业区里，显得格外鲜活动人。

笑意消散后，绵长的心疼缓缓涌上心头。我无从知晓它的来路，不知是它挣脱了池塘水草，还是被狂风暴雨裹挟至此，抑或它想特立独行地尝试。滚烫马路上没有温润的淤泥，没有遮蔽身形的水草，只有炙烤的路面、漫天的尘土与呼啸而过的汽车。往日在溪塘里所向披靡的鳌钳，在疾驰车轮与人类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它拼尽全力竖起铠甲展露锋芒，自以为强悍足以自保，却不知自己正身处生死边界。它拼命伪装出的强大，不过是渺小生灵最笨拙、最柔软的求生方式。

我停稳车辆，轻推车门，小心翼翼地朝它走去。察觉到我的靠近，龙虾君瞬间全身紧绷，鳌钳张得更大，奋力挥舞抵抗。我放轻所有动作，温柔地将它捧起，掌心触到冰凉坚硬的外壳，清晰地感受到它细微的颤抖。我快步走到路边野草丛生的水沟，俯身将它放入清水。离开滚烫路面的瞬间，它怔愣片刻，随即摆动尾巴钻进茂密水草，那对始终高举的鳌钳，缓缓收拢，也收起它的“强大”与倔强。

回到车上，前路车来车往，烟火匆匆。我频频回头望向那片青绿水沟，路面早已恢复平静，再也寻不到那只小龙虾的身影，可它硬撑求生的模样，深深烙印在心底。

如今每次途经这片工业园，我都会下意识减速，朝水沟多看几眼。水草依旧，流水潺潺，我再也没见过那只高举双鳌的“小武士”。

萍水相逢，短暂偶遇，皆是难得缘分。天地辽阔，众生渺小，每一份执着的求生之心，都值得世间温柔相待。亲爱的龙虾君，愿你长居清澈水草，远离路面风雨，岁岁安然，岁岁无忧。而我，会永远记住那个午后，记住一只小小的龙虾，用一双鳌钳，撑起了一个路人心中独一份的柔软与敬意。

龙虾君，愿你安好 唐利华

直到今天，我依然会想起那一抹鲜亮暗红和那对高高举起的鳌钳。我时常琢磨，那个闷热午后，究竟是我闯入了我的视线，还是我误入了它的世界。

孩子学习羽毛球的球馆，在城的西南角，为了便捷，我总是走工业园区的那条道。几排整齐的厂房散落在道路的两侧，机器低沉的轰鸣裹挟着来往不多车辆，荒凉又嘈杂。因道路上时常有零星的玻璃碎片，我总是小心翼翼地驶过。那个闷热的午后，一抹鲜亮暗红猛地闯入视线，我轻轻踩下刹车，就这样遇见了龙虾君。

它大摇大摆地，英勇无畏地爬行在路面上，不时竖起大鳌以示它的强大。钳子紧绷张开，气势汹汹地挡在身前，如同身披铠甲、独自御敌的武士。它微微弓起脊背，凸起的小眼睛警惕地扫视来往车辆，周身透出一股硬撑出来的凛然气场。小小的身躯拼尽全力摆出威严姿态，仿佛仅凭两只坚硬鳌钳，就能隔绝世间所有风雨。

看着它倔强逞强的模样，我笑了笑。不大的工业园区都是冰冷的建筑和来往的车辆，沉闷而又单调。这只走在宽阔坚硬水泥路面的小龙虾，没有怯懦蜷缩、仓皇逃窜，反而挺直身子高举鳌钳，故作凶悍伪装强大。它笨拙又认真硬撑的模样，像涉世未深的孩童，明明深陷险境、内心满是惶恐，却执意扛着一身傲骨，不肯低头示弱。这份纯粹执拗的生命力，在荒芜冰冷的工业区里，显得格外鲜活动人。

笑意消散后，绵长的心疼缓缓涌上心头。我无从知晓它的来路，不知是它挣脱了池塘水草，还是被狂风暴雨裹挟至此，抑或它想特立独行地尝试。滚烫马路上没有温润的淤泥，没有遮蔽身形的水草，只有炙烤的路面、漫天的尘土与呼啸而过的汽车。往日在溪塘里所向披靡的鳌钳，在疾驰车轮与人类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它拼尽全力竖起铠甲展露锋芒，自以为强悍足以自保，却不知自己正身处生死边界。它拼命伪装出的强大，不过是渺小生灵最笨拙、最柔软的求生方式。

我停稳车辆，轻推车门，小心翼翼地朝它走去。察觉到我的靠近，龙虾君瞬间全身紧绷，鳌钳张得更大，奋力挥舞抵抗。我放轻所有动作，温柔地将它捧起，掌心触到冰凉坚硬的外壳，清晰地感受到它细微的颤抖。我快步走到路边野草丛生的水沟，俯身将它放入清水。离开滚烫路面的瞬间，它怔愣片刻，随即摆动尾巴钻进茂密水草，那对始终高举的鳌钳，缓缓收拢，也收起它的“强大”与倔强。

回到车上，前路车来车往，烟火匆匆。我频频回头望向那片青绿水沟，路面早已恢复平静，再也寻不到那只小龙虾的身影，可它硬撑求生的模样，深深烙印在心底。

如今每次途经这片工业园，我都会下意识减速，朝水沟多看几眼。水草依旧，流水潺潺，我再也没见过那只高举双鳌的“小武士”。

萍水相逢，短暂偶遇，皆是难得缘分。天地辽阔，众生渺小，每一份执着的求生之心，都值得世间温柔相待。亲爱的龙虾君，愿你长居清澈水草，远离路面风雨，岁岁安然，岁岁无忧。而我，会永远记住那个午后，记住一只小小的龙虾，用一双鳌钳，撑起了一个路人心中独一份的柔软与敬意。

龙虾君，愿你安好 唐利华

直到今天，我依然会想起那一抹鲜亮暗红和那对高高举起的鳌钳。我时常琢磨，那个闷热午后，究竟是我闯入了我的视线，还是我误入了它的世界。

孩子学习羽毛球的球馆，在城的西南角，为了便捷，我总是走工业园区的那条道。几排整齐的厂房散落在道路的两侧，机器低沉的轰鸣裹挟着来往不多车辆，荒凉又嘈杂。因道路上时常有零星的玻璃碎片，我总是小心翼翼地驶过。那个闷热的午后，一抹鲜亮暗红猛地闯入视线，我轻轻踩下刹车，就这样遇见了龙虾君。

它大摇大摆地，英勇无畏地爬行在路面上，不时竖起大鳌以示它的强大。钳子紧绷张开，气势汹汹地挡在身前，如同身披铠甲、独自御敌的武士。它微微弓起脊背，凸起的小眼睛警惕地扫视来往车辆，周身透出一股硬撑出来的凛然气场。小小的身躯拼尽全力摆出威严姿态，仿佛仅凭两只坚硬鳌钳，就能隔绝世间所有风雨。

看着它倔强逞强的模样，我笑了笑。不大的工业园区都是冰冷的建筑和来往的车辆，沉闷而又单调。这只走在宽阔坚硬水泥路面的小龙虾，没有怯懦蜷缩、仓皇逃窜，反而挺直身子高举鳌钳，故作凶悍伪装强大。它笨拙又认真硬撑的模样，像涉世未深的孩童，明明深陷险境、内心满是惶恐，却执意扛着一身傲骨，不肯低头示弱。这份纯粹执拗的生命力，在荒芜冰冷的工业区里，显得格外鲜活动人。

笑意消散后，绵长的心疼缓缓涌上心头。我无从知晓它的来路，不知是它挣脱了池塘水草，还是被狂风暴雨裹挟至此，抑或它想特立独行地尝试。滚烫马路上没有温润的淤泥，没有遮蔽身形的水草，只有炙烤的路面、漫天的尘土与呼啸而过的汽车。往日在溪塘里所向披靡的鳌钳，在疾驰车轮与人类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它拼尽全力竖起铠甲展露锋芒，自以为强悍足以自保，却不知自己正身处生死边界。它拼命伪装出的强大，不过是渺小生灵最笨拙、最柔软的求生方式。

我停稳车辆，轻推车门，小心翼翼地朝它走去。察觉到我的靠近，龙虾君瞬间全身紧绷，鳌钳张得更大，奋力挥舞抵抗。我放轻所有动作，温柔地将它捧起，掌心触到冰凉坚硬的外壳，清晰地感受到它细微的颤抖。我快步走到路边野草丛生的水沟，俯身将它放入清水。离开滚烫路面的瞬间，它怔愣片刻，随即摆动尾巴钻进茂密水草，那对始终高举的鳌钳，缓缓收拢，也收起它的“强大”与倔强。

回到车上，前路车来车往，烟火匆匆。我频频回头望向那片青绿水沟，路面早已恢复平静，再也寻不到那只小龙虾的身影，可它硬撑求生的模样，深深烙印在心底。

如今每次途经这片工业园，我都会下意识减速，朝水沟多看几眼。水草依旧，流水潺潺，我再也没见过那只高举双鳌的“小武士”。

萍水相逢，短暂偶遇，皆是难得缘分。天地辽阔，众生渺小，每一份执着的求生之心，都值得世间温柔相待。亲爱的龙虾君，愿你长居清澈水草，远离路面风雨，岁岁安然，岁岁无忧。而我，会永远记住那个午后，记住一只小小的龙虾，用一双鳌钳，撑起了一个路人心中独一份的柔软与敬意。

龙虾君，愿你安好 唐利华

直到今天，我依然会想起那一抹鲜亮暗红和那对高高举起的鳌钳。我时常琢磨，那个闷热午后，究竟是我闯入了我的视线，还是我误入了它的世界。

孩子学习羽毛球的球馆，在城的西南角，为了便捷，我总是走工业园区的那条道。几排整齐的厂房散落在道路的两侧，机器低沉的轰鸣裹挟着来往不多车辆，荒凉又嘈杂。因道路上时常有零星的玻璃碎片，我总是小心翼翼地驶过。那个闷热的午后，一抹鲜亮暗红猛地闯入视线，我轻轻踩下刹车，就这样遇见了龙虾君。

它大摇大摆地，英勇无畏地爬行在路面上，不时竖起大鳌以示它的强大。钳子紧绷张开，气势汹汹地挡在身前，如同身披铠甲、独自御敌的武士。它微微弓起脊背，凸起的小眼睛警惕地扫视来往车辆，周身透出一股硬撑出来的凛然气场。小小的身躯拼尽全力摆出威严姿态，仿佛仅凭两只坚硬鳌钳，就能隔绝世间所有风雨。

看着它倔强逞强的模样，我笑了笑。不大的工业园区都是冰冷的建筑和来往的车辆，沉闷而又单调。这只走在宽阔坚硬水泥路面的小龙虾，没有怯懦蜷缩、仓皇逃窜，反而挺直身子高举鳌钳，故作凶悍伪装强大。它笨拙又认真硬撑的模样，像涉世未深的孩童，明明深陷险境、内心满是惶恐，却执意扛着一身傲骨，不肯低头示弱。这份纯粹执拗的生命力，在荒芜冰冷的工业区里，显得格外鲜活动人。

笑意消散后，绵长的心疼缓缓涌上心头。我无从知晓它的来路，不知是它挣脱了池塘水草，还是被狂风暴雨裹挟至此，抑或它想特立独行地尝试。滚烫马路上没有温润的淤泥，没有遮蔽身形的水草，只有炙烤的路面、漫天的尘土与呼啸而过的汽车。往日在溪塘里所向披靡的鳌钳，在疾驰车轮与人类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它拼尽全力竖起铠甲展露锋芒，自以为强悍足以自保，却不知自己正身处生死边界。它拼命伪装出的强大，不过是渺小生灵最笨拙、最柔软的求生方式。

我停稳车辆，轻推车门，小心翼翼地朝它走去。察觉到我的靠近，龙虾君瞬间全身紧绷，鳌钳张得更大，奋力挥舞抵抗。我放轻所有动作，温柔地将它捧起，掌心触到冰凉坚硬的外壳，清晰地感受到它细微的颤抖。我快步走到路边野草丛生的水沟，俯身将它放入清水。离开滚烫路面的瞬间，它怔愣片刻，随即摆动尾巴钻进茂密水草，那对始终高举的鳌钳，缓缓收拢，也收起它的“强大”与倔强。

回到车上，前路车来车往，烟火匆匆。我频频回头望向那片青绿水沟，路面早已恢复平静，再也寻不到那只小龙虾的身影，可它硬撑求生的模样，深深烙印在心底。

如今每次途经这片工业园，我都会下意识减速，朝水沟多看几眼。水草依旧，流水潺潺，我再也没见过那只高举双鳌的“小武士”。

萍水相逢，短暂偶遇，皆是难得缘分。天地辽阔，众生渺小，每一份执着的求生之心，都值得世间温柔相待。亲爱的龙虾君，愿你长居清澈水草，远离路面风雨，岁岁安然，岁岁无忧。而我，会永远记住那个午后，记住一只小小的龙虾，用一双鳌钳，撑起了一个路人心中独一份的柔软与敬意。

龙虾君，愿你安好 唐利华

直到今天，我依然会想起那一抹鲜亮暗红和那对高高举起的鳌钳。我时常琢磨，那个闷热午后，究竟是我闯入了我的视线，还是我误入了它的世界。

孩子学习羽毛球的球馆，在城的西南角，为了便捷，我总是走工业园区的那条道。几排整齐的厂房散落在道路的两侧，机器低沉的轰鸣裹挟着来往不多车辆，荒凉又嘈杂。因道路上时常有零星的玻璃碎片，我总是小心翼翼地驶过。那个闷热的午后，一抹鲜亮暗红猛地闯入视线，我轻轻踩下刹车，就这样遇见了龙虾君。

它大摇大摆地，英勇无畏地爬行在路面上，不时竖起大鳌以示它的强大。钳子紧绷张开，气势汹汹地挡在身前，如同身披铠甲、独自御敌的武士。它微微弓起脊背，凸起的小眼睛警惕地扫视来往车辆，周身透出一股硬撑出来的凛然气场。小小的身躯拼尽全力摆出威严姿态，仿佛仅凭两只坚硬鳌钳，就能隔绝世间所有风雨。

看着它倔强逞强的模样，我笑了笑。不大的工业园区都是冰冷的建筑和来往的车辆，沉闷而又单调。这只走在宽阔坚硬水泥路面的小龙虾，没有怯懦蜷缩、仓皇逃窜，反而挺直身子高举鳌钳，故作凶悍伪装强大。它笨拙又认真硬撑的模样，像涉世未深的孩童，明明深陷险境、内心满是惶恐，却执意扛着一身傲骨，不肯低头示弱。这份纯粹执拗的生命力，在荒芜冰冷的工业区里，显得格外鲜活动人。

笑意消散后，绵长的心疼缓缓涌上心头。我无从知晓它的来路，不知是它挣脱了池塘水草，还是被狂风暴雨裹挟至此，抑或它想特立独行地尝试。滚烫马路上没有温润的淤泥，没有遮蔽身形的水草，只有炙烤的路面、漫天的尘土与呼啸而过的汽车。往日在溪塘里所向披靡的鳌钳，在疾驰车轮与人类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它拼尽全力竖起铠甲展露锋芒，自以为强悍足以自保，却不知自己正身处生死边界。它拼命伪装出的强大，不过是渺小生灵最笨拙、最柔软的求生方式。

我停稳车辆，轻推车门，小心翼翼地朝它走去。察觉到我的靠近，龙虾君瞬间全身紧绷，鳌钳张得更大，奋力挥舞抵抗。我放轻所有动作，温柔地将它捧起，掌心触到冰凉坚硬的外壳，清晰地感受到它细微的颤抖。我快步走到路边野草丛生的水沟，俯身将它放入清水。离开滚烫路面的瞬间，它怔愣片刻，随即摆动尾巴钻进茂密水草，那对始终高举的鳌钳，缓缓收拢，也收起它的“强大”与倔强。

回到车上，前路车来车往，烟火匆匆。我频频回头望向那片青绿水沟，路面早已恢复平静，再也寻不到那只小龙虾的身影，可它硬撑求生的模样，深深烙印在心底。

如今每次途经这片工业园，我都会下意识减速，朝水沟多看几眼。水草依旧，流水潺潺，我再也没见过那只高举双鳌的“小武士”。

萍水相逢，短暂偶遇，皆是难得缘分。天地辽阔，众生渺小，每一份执着的求生之心，都值得世间温柔相待。亲爱的龙虾君，愿你长居清澈水草，远离路面风雨，岁岁安然，岁岁无忧。而我，会永远记住那个午后，记住一只小小的龙虾，用一双鳌钳，撑起了一个路人心中独一份的柔软与敬意。

龙虾君，愿你安好 唐利华

直到今天，我依然会想起那一抹鲜亮暗红和那对高高举起的鳌钳。我时常琢磨，那个闷热午后，究竟是我闯入了我的视线，还是我误入了它的世界。

孩子学习羽毛球的球馆，在城的西南角，为了便捷，我总是走工业园区的那条道。几排整齐的厂房散落在道路的两侧，机器低沉的轰鸣裹挟着来往不多车辆，荒凉又嘈杂。因道路上时常有零星的玻璃碎片，我总是小心翼翼地驶过。那个闷热的午后，一抹鲜亮暗红猛地闯入视线，我轻轻踩下刹车，就这样遇见了龙虾君。

它大摇大摆地，英勇无畏地爬行在路面上，不时竖起大鳌以示它的强大。钳子紧绷张开，气势汹汹地挡在身前，如同身披铠甲、独自御敌的武士。它微微弓起脊背，凸起的小眼睛警惕地扫视来往车辆，周身透出一股硬撑出来的凛然气场。小小的身躯拼尽全力摆出威严姿态，仿佛仅凭